

随手翻阅闲书,再次碰到古贤张岱名句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到底是明末第一才子,说得真好,平白如话,而别有见地,甚至是颠覆性见地。不是吗?坊间常说某某人有怪癖,离他远点儿;某某人一身毛病,交往不得!而张岱则反其道而言之。不言而喻,人世间不知多少有癖有疵之人因之得到安慰,得到鼓励和解脱,比如我。

我的毛病(疵)就不说了,也说不过来。以癖言之,诸如洁癖、孤独癖、嗜书癖、苦吟癖、惜纸癖、恋旧癖等绝不为少。限于篇幅,今天只说一癖:恋旧癖。

依张岱之见,恋旧癖,即对旧物怀有深情也。表现在我身上,主要是喜欢逛旧物市场、古玩市场。外出讲课或旅行,稍有时间就跑去逛逛。最常逛的当然是青岛本地的,其正式称呼为“青岛文化市场”,规模相当不小,分院内院外两部分。院内无分东南西北,铺铺展展全是摊位。打个不客气的比方,简直是洪水过后无边无际的废墟。院外呢,沿路一侧长拖密麻麻排列开去,见头不见尾,见尾不见头,甚至头尾都不见。察其品类,从文房四宝到厨房瓢盆,从哥汝定钧“四大名窑”到琴棋书画“八大山人”,从旗袍马褂长靴短裤到斧锯锹镐长矛短刀,就好像全世界所有清仓货物从那里一泻而下。

说到这里,也许你想问,林老师你家里莫非堆满了这等破烂不成?非也,非也。我固然有此癖好,但淘得的并不多,盖因我的选择标准极为特别:只买在那里静静等我的,那样子仿佛在说:你可来了,怎么才来啊?等得俺好苦……这不容易遇到的哟!偶尔遇到了,我立马蹲下,捧在手心与之对视,确认是否真在等我。不错,是在等我,等的就是我!

呃,这不就是祖母放在土屋窗台上那个釉没挂好的土黄色陶罐?祖母曾从罐里掏出一颗干枣或一粒糖球偷偷塞给我;这个

手感粗糙的褐色小坛,形状和釉色像极了母亲当年用的咸菜坛子,里面腌的芹菜香菜白菜胡萝卜“杂烩”咸菜几乎是一家老小整个冬天唯一的“菜”;这个彩绘瓷瓶,绘的岂不正是老屋门前那棵开花的歪脖子杏树和花枝上那对喜鹊?那只笔筒上面的雄

膝头弹过,听得我吃惊不小。我知道旧社会过来的祖父念过三年私塾,会打算盘、会写春联、会讲三国水浒,但没想到身为农民的他还会弹琴。弹的什么曲子不记得了,只记得他一边弹一边哼唱那副忘乎所以的神情。想必那是一年到头在地里在山上忙个不停的祖父仅有的娱乐。那把老琴通体黑色,有盖儿,四根弦,三细一粗。两排指甲大小的圆

键,分别标有1234567。左手按键,右手弹拨。“文革”后祖父不再弹了,收起藏进棚顶。再后来我偷偷爬上棚顶取下。拂去琴盖厚厚一层灰,见黑漆掉了不少,琴弦也有些生锈,但声音仍很响。也是因为乐谱容易记,我最初弹的是《东方红》。动荡年月,“上山下乡”,那琴声不知给了我多少梦境与遐思。

那把从旧物市场淘来的旧凤凰琴,十几年来一直放在书房案前的临窗小桌上。夜深人静时分,我会偶尔用指甲拨一下那根缠线的粗弦,静静品听那仿佛来自远古的深沉悠扬的回响,怀念特别疼爱我这个长孙的早已离世的祖父,怀念当年唯有琴声缭绕的小山村璀璨的星空和雾霭轻笼的园田。是的,那是这个世界上只属于我的琴和琴声……

不用说,这些瓶瓶罐罐早已没了浮光没了火气,有的只是岁月遗痕、只是多少代乡民的指纹和体温。之于我,上面说了,那是同某个记忆及其附带的情思的不期而遇——年复一年复一日沉睡在我心间某个角落的记忆和情思,此刻忽然被它们唤醒了、激活了。于是我把它们轻轻带回家,轻轻擦洗干净,轻轻摆上书架,与之朝夕相处,与之默默对话。